

周日
读本

東南商報

2014年8月10日 星期日
编辑：汪林 组版：陈科

6月27日，韩国釜山，游轮出入境大厅内，韩国警方用中文印刷的通缉令。

韩国“岁月”号船主神秘死亡背后

原罪>>>

靠“信仰”聚财的草根商人

俞炳彦的死讯传出后，有人称，他的陨落就像一部好莱坞黑色电影。

“我同意这一说法”，利兹大学韩国问题高级研究员埃顿·福斯特·卡特对记者说。

今年4月中旬发生“岁月”号悲剧后，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，俞炳彦和其几十年苦心经营的财阀集团，迅速崩塌。这一次，俞炳彦没能像他的前半生那样屡屡逃脱困境。

俞炳彦曾写下这样的诗句——“我的欲望没尽头，如同黑洞”。

“俞炳彦是个比较贪婪的人。”韩国资深媒体人张世政对记者说。他认为，“岁月”号事件是最好的证据，因为俞炳彦的船运公司为了赚更多的钱，对船进行了不适当改装。这成为那场海难的重要祸首。

《纽约时报》一篇报道也称，俞炳彦的赚钱机器酿成韩国最严重的灾难之一，也促使了他本人的陨落。

俞炳彦1941年出生在日本，回到韩国时才四岁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，朝鲜半岛经历了独立初期的民生凋敝、社会激荡及持续数年的战火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很多韩国人选择信仰上帝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刚刚成年的俞炳彦也跟随了这一潮

流。1962年，俞炳彦和岳父一起成立了基督教福音浸礼会的前身“平信徒福音传教会”，直到今天，这一教派仍拥有不少信众。

卡特说，教会是韩国社会影响很深。上世纪中叶韩国贫者众多，这促使一部分虔诚信教，很多韩国富豪都是靠创办教会起家，俞炳彦一定程度上是他们的缩影。

在韩国媒体看来，俞炳彦的“原罪”从他依靠教会起始。张世政说，在韩国确有不少像俞炳彦这样的人，他们靠创办教会起家，接受教徒的献金，还用另外一些方法募集资金。

据报道，俞炳彦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以为信徒求职为借口向信徒收费，并利用这笔钱经营自己的事业，还劝说信徒把积蓄捐赠或投资给他的公司。

《纽约时报》援引韩国主流教派一名牧师的话称，俞炳彦在教众中被神化为救世主，教众会送钱给他，想要多少就给多少。

通过在教会的“原始积累”，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俞炳彦已打造出一个小型家族企业。“虽然俞炳彦不是韩国顶级财阀，但他确实有一个小商业王国，涉足领域包罗万象。”卡特说。

波折>>>

挺过集体自杀事件的商业王国

不仅利用宗教，俞炳彦也善于攀附政客拓展生意，由此涉足船运。卡特说，俞炳彦第一次利用政治发家就是在全斗焕当政时期，他可能因为全斗焕的关系得到盈利丰厚的船运合同。

1984年，全斗焕参观了他的工厂，俞炳彦由此一跃成为韩国商界的“明日之星”。两年后，俞炳彦被指利用政治关系进入游船业，并不断向保健食品、游轮、造船、海运、化学等领域扩张事业。

1988年，他的一家公司赢得了汉城奥运会期间，在汉江上运营游船的权利。这是一笔利润丰厚的好买卖，俞炳彦也开足马力捞金，他的游轮在当时就因为超载而受到指责。

但到1991年，这名商界明星开始遭遇低谷。当年，正当事业辉煌期的俞炳彦遭到逮捕，背景是警方重新启动了一宗集体自杀事件的调查。这一震惊韩国的事件发生在1987年，当时，从俞炳彦创立教派分离出来的32名成员在一家工厂食堂集体自杀。

对于那起集体自杀事件是否与俞炳彦有关，张世政表示，至今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但根据当时检方调查结果，俞炳彦与集体自杀的人有一些关联，特别是金钱上有关联。

悬疑>>>

无法解开的大亨死亡之谜

如果不是“岁月”号海难，俞炳彦的人生“黑洞”可能还会继续膨胀。

惨剧发生后，作为重要责任人的俞炳彦一次也没有公开露面。当韩国检方传唤他时，他逃跑了。

也许是深知俞炳彦的“秉性”，警方在通缉告示中甚至模拟出他可能使用的多种伪装。为抓捕他，韩国警方先后出动6000名警员，甚至动用挖掘机开挖了几处可能的地下藏身所，结果都是空手而归。

据《纽约时报》报道，警方有一次差点抓住俞炳彦。据称，当时他躲在远离市区别墅里的一间密室内。据说他逃跑时带着两个手提箱，里面装着近100万美元。

已73岁的俞炳彦宁愿命天涯也不向警方自首。卡特认为，以俞炳彦的性格推测，他可能觉得若被警方逮捕，很可能再也无法脱身，这对他来说是个耻辱。

卡特也认为，虽然没证据证明俞炳彦是否与集体自杀有关，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并没有把私人账户、商业账户和教会账户分开。

最终，韩国检方以贪污信徒11亿韩元的罪名提起诉讼。俞炳彦被判4年徒刑。四年牢狱生涯，再加上1997年金融危机的冲击，俞炳彦的商业集团彻底瓦解，他本人也身败名裂，很少有人认为他还能东山再起。

“但俞炳彦总能摆脱麻烦。”卡特说。

出狱后，俞炳彦抓住金融危机后出现众多经济复苏项目的良机，免除了数百亿韩元债务，重新买回了被破产托管的公司。随后，俞炳彦以子公司和教会不动产为担保从银行获得贷款——尽管遭遇牢狱之灾，但他的家族和忠实信徒仍掌控着这些公司。俞炳彦打了一个漂亮的“翻身仗”。

经过十余年的经营，在“岁月”号海难发生前，俞炳彦的商业集团已经包括30多个公司，规模达4.8亿美元。他的业务还是国际性的，包括加州的一个农场和法国的一个村庄。

卡特说，俞炳彦是个多面的人，生意之外，还喜欢音乐和摄影，甚至在凡尔赛宫展示过自己的摄影作品。

俞炳彦家人曾披露称，逃亡期间，他每天只能喝一碗粥。俞炳彦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5月25日。6月12日，他的尸体在一处全罗南道顺天市附近梅子园中被发现，遗体身着意大利品牌高级男装，身边有几个酒瓶。

他的死因引发多重猜测，因为其携巨额现金，因而被怀疑是他杀。也有人称，他可能在逃亡压力下自杀。但是，7月25日，韩国鉴证部门宣布，由于俞炳彦尸体严重腐烂，无法查明死因。俞炳彦之死，最终给韩国人留下一个解不开的谜团。

俞炳彦死后，他的商业帝国将何去何从？

卡特认为，覆巢之下无完卵，“岁月”海难让俞炳彦大多数人都麻烦缠身，儿子、妻子被捕，女儿也在法国被捕等待被引渡，遇难者家属会要求赔偿，韩国检方也会彻底调查他的商业集团，“他的商业集团这一次不太可能再次度过危机了。”

■新闻背景

“岁月号”客轮沉没事故

2014年4月16日上午8时58分许，韩国载有476人的“岁月”号客轮在从仁川驶往济州岛的途中，在韩国全罗南道珍岛近海发生浸水事故而下沉，生还者只有172人。乘客中包括325名前往济州岛修学旅行的京畿道安山市檀园高中的学生和14名教师等。截至目前，这起事故已造成293人遇难，仍有11人下落不明。

■相关新闻

韩国民众筹4亿韩元拍“岁月号”事故纪录片

据韩国《东亚日报》日前报道，韩国“岁月”号沉船事故纪录片《天鹅梦》项目推进委员会表示，为纪念“岁月”号沉船事故，将于明年4月之前制作完成并上映纪录片，该片时长120分钟，电影制作和宣传资金的4亿韩元由普通民众众筹捐来。

据报道，纪录片项目推进委员会在韩国“岁月”号沉船事故发生后的第86天举行了电影制作及募捐活动，并召开了记者招待会。委员会表示：“纪录片将在‘岁月’号沉船事故中我们得到的教训、要做的事情为宗旨进行制作。”

之所以片名叫做“天鹅梦”，负责制作电影的林钟泰（音）导演表示，听过在“岁月”号沉船事故中遇难的安山檀园高中学生李宝美演唱的《天鹅梦》后觉得，这首歌的歌词与“岁月”号沉船事故相符，比“岁月”号事故更有象征意义，因此把“天鹅梦”作为纪录片片名。

项目推进委员会还透露，该电影的制作、宣传、分配等所需资金是通过普通市民的参与，进行大众募捐活动而来的，募捐目标额为4亿韩元（约合240万人民币）以上。为提高电影的质量，3亿韩元用作电影制作，1亿韩元用作电影宣传。

据悉，纪录片《天鹅梦》将在“岁月”号事故发生1周年的明年4月前结束电影制作，并计划于今年10月在各处免费上映30分钟的另行制作版本。

《天鹅梦》歌词

原唱：仁顺伊
我曾有一个梦
即使被抛弃 被撕碎
变得破碎不堪
它仍是我内心深处
如至宝般珍藏的梦想
就算他人不解的嘲笑
在我身后无情地洒落
我也要忍受
我可以忍受
只为那一天
人们总是为我担忧
说虚幻的梦就像毒药
说世界是毫无悬念的小说
是已无法改变的现实
是的我有一个梦
我坚信那个梦
请你们为我鉴证
那道高耸的冰冷的命运之墙
我可以无畏无惧地面对
总有一天
我会翻过那道墙
在天空自由地飞翔
沉重的世界也无法将我束缚
在我生命的尽头
在我绽放笑容的那一天
请为我鉴证
综合新华网、《新京报》